清光绪十三年昆明务本堂刻本《滇南草本》及其版片的流传

计思诚 任红华

【编者按】

2025年6月9日，是第18个“国际档案日”，国家档案局发布了第六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全国共有52项档案文献入选，云南申报的《清光绪十三年昆明务本堂刻本<滇南草本>及其版片》及《民族团结誓词碑档案》入选。本期我们约请专家讲述《滇南草本》版本流传的故事，以飨读者。

《滇南本草》，是云南历史上首部药物学专著，也是中国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善的一部地方性本草，被称作“滇中至宝”，系统记载了云南特产药材及民族用药经验，使地方性药物理论化、规范化，奠定了云南的药物学基础，极大推动了云南地区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滇南本草》由杨林兰茂著于明正统年间，较明代李时珍著的《本草纲目》早140余年。成书之后未能刊刻，以抄本传世，在传抄过程中，迭经后人增补，至清初方有第一个刊刻本。在《滇南本草》传抄本中，有少部分抄本题作《滇南草本》，兰茂同乡后贤管暄、管濬，根据家藏及乡人所藏抄本，重定并题名作《滇南草本》，另附《医门擎要》。（备注：为尊重《滇南本草》版本流传中的历史事实，本文在行文中《滇南本草》《滇南草本》并用。）于光绪十三年（1887）由云南著名书坊务本堂刊印。经一百三十余年之后，今光绪十三年务本堂刻本《滇南草本》及雕版板片152片，被幸运地保存下来并藏于云南省图书馆。下面我们对昆明务本堂刻本《滇南草本》及其版片流传的情况略作概述。

兰茂与《滇南本草》

兰茂（1397-1476），字廷秀，号止庵，云南嵩明杨林人。祖籍河南洛阳缑山（今偃师）。明代医药家、音韵学家、诗人、教育家、理学宗匠。终身隐居杨林乡里，采药行医，潜心著述，设馆授徒。明正德《云南志》称兰茂著作“滇人多传之”，然因多数未经刊刻，至明中晚期已大量散佚，今仅存《韵略易通》《声律发蒙》《玄壶集》《性天风月通玄记》《续西游记》《滇南本草》《医门擎要》七种及诗文若干。

明初云南，缺医，尤缺医书。兰茂因母病而学医，考奇花异草产于滇域而人不识者，辨其性味归经，考其功效主治，并搜罗民间用药经验，合滇中蔬菜草木，精研数十年，写成《滇南本草》《医门擎要》《难经发明》（已佚）三部医药书籍，医者宗之。

《滇南本草》在传抄过程中，由于医药的特殊性，出现后人不断添注的情况，这也使得《滇南本草》的版本变得错综复杂，也为学术界的研究带来不少困难和争议。

历史上明代沐琮、杨慎均在兰本基础上重撰为新本草，沐本称《苴兰本草》，杨本仍称《滇南本草》，后世范洪、高宏业、朱景阳、刘乾等，又各为添注。范洪曾说：“若复更有经验草本，增入斯集，唯俟后之君子活人济世之心已尔。”这种不断添注药物的习惯，初心并非作伪，而是为了“活人济世”，故丝毫未影响此书的学术价值，反而丰富、扩充了《滇南本草》，使得后世不同传本所载药物总和，已逾五百余种，为当今的植物学、药物学提供了宝贵的文献基础和药用经验。

管暄、管濬与《滇南草本》

杨林管氏，明代洪武年间，入滇始祖管致和随沐国公平定云南，定居杨林镇，据传第二代管群蕃、管群仁皆为兰茂弟子，后即以医世其家。管濬并善绘事，被载入民国《嵩明县志·艺术传》：“管濬，字文明，号正音，廪生，杨林人。性恬雅旷达，喜交游，笃嗜丹青。”“至省垣，朋好争迓之，藏密室中，终日以绘画为乐，人得其尺幅，咸珍之云。”其兄管暄，其子管燮元均善医学。

管濬于光绪丁亥重刻《滇南草本》序中云：“先生著作甚多，明末兵燹，残缺无存，其或存者，传写多讹，如《滇南草本》附《医门擎要》一书，先前未经刊刻，故所存者鲜，延及于今，二百余年犹多遗失，良可慨也。余承先代遗泽，窃幸家有残编，奈年远代湮，不无废坏。余长兄暄于癸酉年春（同治十二年，1873）向里人中寻访旧存，互相校对，亲为抄补，此书乃为之全备。但私之于己，其获益有限，不如公之于世，其为利甚溥也。余念及此，因重定之，即捐家藏遗本一部，刊刻流传。”道明了此书校订渊源，始于管暄于同治年间，即开始收集整理，亲自抄补，至光绪年间，管濬重订为五卷，于光绪十三年（1887），交由滇省务本堂刊刻。此本有“光绪丁亥仲冬刊/滇南草本附医门擎要/板存务本堂”牌记；首有兰茂、李文焕、管濬、周源清四序；卷一含：“滇南草本图注上卷目录”图70幅和“滇南草本食物卷一下”；卷二、卷三均为“滇南草本”，含目录和正文；卷四、卷五为“医门擎要”，含目录和正文。全书书口均题作《滇南草本》。“收载药物458种，附方600首，医案44例”，为所有传本中收载药品数目最多者。在管濬叙中云：“俾得者朝夕采览，识见广资，庶不贻误于医药，而先生济世之功与神农尝药之功亦后先媲美，永垂万世于不朽云。”由此可以窥见管氏昆仲刊书之志，是在传播兰茂济世之精神。

王级三与昆明务本堂

昆明务本堂，是云南清代最为著名的书坊之一，原址位于昆明市马市口（今正义路北端）四牌坊（即万寿无疆坊）二百八十一号，清代初叶由王廉升设肆经营，主要刊售儒家启蒙读物及经史书籍，兼印善书、话本等类，涉及面广，也广搜旧籍板片印售。务本堂所刊印书籍，广销全省，远及川黔，并在通海、建水、下关等地开设分店，成为有清一代，云南最大的书坊。光绪三十三年（1907），云南省书籍铺成立行帮，务本堂主人王级三出任董事。民国元年，王级三领头集资，创办“开智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亲任董事长，更新设备，发展成为民国时期云南印刷业的三大家之一，直到1950年初停止经营。

近代著名医学家陆士谔先生，主编《基本医书集成》，再据务本堂本整理，题为《滇南本草》，于1937年由上海世界书局铅印发行，这是《滇南本草》历史上第一次面向全国发行。

而《滇南本草》务本堂版片，则辗转由于乃义、于兰馥兄妹购置珍藏。

于氏与《滇南本草》

于锡金（1849-1923），字丽泉，一字槐清，号怀清。云南昆明人。祖籍河北邯郸。是近代著名藏书家、书法家，工篆隶，建有“双水精舍”，藏书甚富，曾任王炽同庆丰总管事，该号在省外称天顺祥，怀清一度曾驻上海任经理。清廷授予五品红顶商人。因母病而研习中医，置藏中医书籍甚多，仰慕兰茂为人，亲自校录止庵遗著，尤其精研《滇南本草》，且庋藏有珍贵的康熙年间抄本，以传播兰茂《滇南本草》为己任。晚岁弃商静修，以医济世，平生利济为怀，乐于慈善，时常施医赠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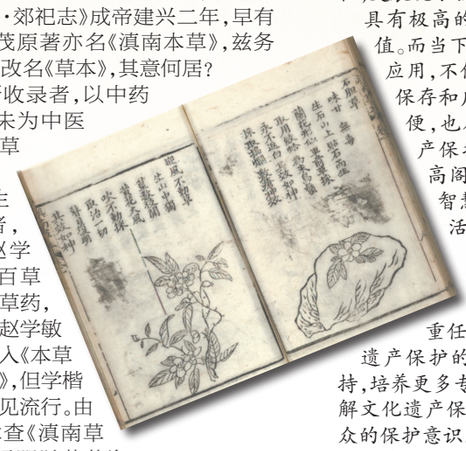
于乃义（1915-1980），字仲直，云南昆明人。1928年考入云南政法专门学校政治经济系本科就读，1931年到云南省立昆华图书馆工作，长期用工于此，对云南藏书、地方文献和历代云南学者及其著作了解颇深，并于图书馆学、编目学、文献学有较高造诣。1946年，与兄长集资共同参与创办五华文理学院，并将家藏三万余册图书捐赠学院，以祖父名义建立“怀清图书馆”。1952年，五华文理学院并入云南大学，又将“怀清图书馆”藏书无偿捐赠，分藏云南省图书馆及云南大学图书馆。后回到云南省图书馆工作，写过三十多种有关云南地方文献的札记。

于兰馥（1922-1991），中西医结合主任医师，曾任云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并师从李继昌、胡少五、袁怀珍等名老中医学习，是云南省著名中西医结合妇产科专家。

在祖父于怀清的影响下，于氏兄妹和中医结下不解之缘，并对《滇南本草》的整理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5年，为响应党中央“西医学习中医，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创造祖国新医学”的号召，在于乃义先生的主持下，云南省图书馆编成《云南省图书馆藏中国医药书目》一书，于1955年8月由云南省卫生厅印发，供各医院参阅以发挥馆藏中医书籍的作用。1956年，受云南省第一次中医代表大会委托，于氏兄妹又脱产三个月筹备由云南省卫生厅、云南省中医院、云南省科普协会、昆明市卫生局联合主办的“昆明市中医中药展览会”。筹展期间，于氏兄妹发现《滇南本草》有几种不同版本，所载药品数量、性味、疗效、插图均有异同。于是他们对比多种版本，参考众多文献，写出《滇南本草的考证与初步评价》一文。于氏兄妹首倡校注整理《滇南本草》，将想法向云南省卫生厅汇报后，受到领导重视和支持，组织了《滇南本草》整理组，在于氏兄妹主持下，收集到1949年以前刊本4种（清初刻本、1887年务本堂刻本、云南丛书刻本、1937年上海世界书局铅印本）、抄本7种，以及其他相关文献，以务本堂刻本及云南丛书刻本为底本，组织、团结了相关医药学及植物学专家、学者，共同进行整理校注及考订绘图工作，于1959年9月完成第一卷整理工作，并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直至1978年6月，历时二十年，克服种种困难，三卷整理本完成整理及出版工作。2004年9月，复由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了合订本。

1980年于乃义、于兰馥兄妹将所藏《滇南草本》务本堂雕版板片，无偿捐赠云南省图书馆。由于时代原因，整理本留下了诸多不足，而务本堂刻本，已极为珍贵难求。为弥补整理本的不足，于乃义先生在省图利用所捐旧版片重新刷印，经逐片清点，仅缺佚数片，以原书重刻补入；又仿得清代画家杨应选所绘兰茂像，及省防疫站郑玲才同志拍摄杨林兰茂墓及碑刻照，增列卷端，并增刻重印前言。先生于前言中还解释了务本堂本之所以称作《滇南草本》，是有意标明该书以草药为主：“祖国药书，题名本草，《汉书·郊祀志》成帝建兴二年，早有此称。兰茂原著亦名《滇南本草》，兹务本堂刻本改名《草本》，其意何居？盖本草所收录者，以中药为主，其未为中医所习用之草药，而为草泽医生所掌握者，如清代赵学楷编著《百草镜》，专收草药，虽经其兄赵学敏选录少数人《本草纲目拾遗》，但学楷原书即未见流行。由此可以体查《滇南草本》有意标明以草药为主。”可惜书未印成，先生即谢世。先生逝世后不久，云南省图书馆将重印好的《滇南草本》，交流到各大图书馆，使得不少学者，又得以窥见务本堂本《滇南草本》全貌。



（作者1系云南省图书馆研究馆员，作者2系云南怡园昆明中医医院中医主治医师）

> 文史评谈

一部守护文化遗产的动人史诗

龙敏飞

在时光的长河里，文化遗产宛若璀璨星辰，照亮人类的前行之路。此前，云南申报的《清光绪十三年昆明务本堂刻本<滇南草本>及其版片》成功入选第六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既是对云南文化瑰宝的高度赞誉，也是对云南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充分肯定。

《滇南本草》的流传本身，就是一部关于文化遗产守护的动人史诗。从兰茂的初撰到管氏兄弟的校订，从务本堂的刊刻到于氏家族的珍藏，《滇南本草》穿越了时空的回响、跨过了战乱频仍的年代仍然保存完整，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先辈的热忱与担当，每一次传递都是对文化遗产的守护。

保护《滇南本草》这样的文化遗产，意义深远。它既是云南生态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生动见证，也是云南地方中医药学术体系的重要支柱，更展现了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而当下，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让古籍文献的永久保存和广泛传播变得更加方便，也在提醒我们：文化遗产保护不是要将其“束之高阁”，而是要让古老的智慧持续参与到现代生活中。

站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我们更应肩负起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任，进一步加大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培养更多专业人才，让更多人了解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提升公众的保护意识。唯此，文化遗产才能历经岁月的洗礼熠熠生辉，民族的智慧与精神才能更好地延续下去。

回首过往，《滇南本草》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守护之路，这条路上，有无数双手的传递，有无数人心的坚守；面向未来，文化遗产保护要继续将这种生生不息的文化接力传承下去，让先人的智慧更好地照耀后来者的路。

七彩云南 地名故事

历史城镇名“和顺”的由来——

极边重镇 亦商亦儒

山清水秀的和顺 （保山市民政局供图）

和顺，是一座地处极边的“村落博物馆”，是火山环抱的休闲胜地，先后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全国首批美丽宜居示范小镇、第三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旅游目的地、中国第一魅力名镇等荣誉称号。

“和顺”一名起源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清初称为“河顺”，有“河顺乡，乡顺河，河往乡前过”的乡谚赞语，本意是“顺河而居”。《鼎建中天寺常住碑记》云：“粤稽河顺一区，自朱明正统以来，其间户口殷繁，人文蔚起，而丰足盈宁，代不乏人。”后因民风淳朴、重教兴文、士和民顺，故定名“和顺”沿用至今。

始建于明朝的和顺古镇，是由南下屯兵守边的汉人建设出来的，居民多为汉族人，因保留了中国明清汉族文化特色，被誉为中国古代建筑活化石。建筑基本保留着传统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样式，从堂屋、书斋、花厅到照壁、窗棂、门墙，精美的书画、雕刻无所不在，大多出自地方名家名匠或主人手笔，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

小镇四面环山，山清水秀，气候温和。黑龙山、来凤山、老龟坡、马鞍山、石头山等休眠火山与绕村而过的和顺小河使其既有“群山环卫，朝抱有情”之境，又含河水之弯曲乃龙气之聚会，满足中原传统村落之精髓。舒展平缓的靠山山脉蜿蜒几公里将山脚和山腰的村子环抱，村前坝子呈新月形，平坦开阔，成聚风藏气之势。住宅从东到西依山而建，村中的大路小巷，全为石条镶砌，平整光洁；甚至村前的田埂上，村后芭蕉关的关坡上，也铺有石条。村前小桥流水，古柳垂映、碧潭湿地、白鹭野鸭、古树名木等自然风光配以粉墙黛瓦、画栋雕梁、飞檐斗拱的祠堂、庙宇、民居和造型优美的石桥凉亭、洗衣亭、水车、牌坊、照壁；幽谷中的楼台，还有蜿蜒曲折的青石板路，幽深宁静、古朴安详的庭院，每一样都精心设计，充分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构成了意味无穷的文化带和风光绮丽的风景线。环村而过的清溪上，一座座洗衣亭跨河而建。亭多为两间平房大小，房顶四角微翘，水上立有井字形石条，旁设木条凳。泉从石下流过，触手可及。村民在这里洗衣洗菜，晴天避热，阴天避雨，从田里做活回来，可在此冲洗纳凉。“远山莽苍苍，近水何悠扬；万家坡陀下，绝胜小苏杭。”这是李根源先生描绘和顺自然风光的诗章。和顺村落在青山绿水及四季景色变化的陪衬之中，构成了“和顺人家图画中”的景致。

和顺花木茂盛，人们重视乡村风景的培植，古建筑保存较多。西面，村子的尽头，和顺坝的南端，大盈江口的鳌山上有巨杉矗立的魁阁。蕉溪村旁，帅头坡与来凤山结合处的元龙阁，楼阁交错，气势雄壮。阁前池水青碧，地周古树成荫，湖光阁影，擅胜一方。古镇内的自然景观同样引人入胜，特别是由近百棵百年古树组成的千手观音树群，七棵古樟树仿佛千手观音般伸展，其中五棵排列整齐，形成绿色华盖，象征着古代人们对科举功名的向往，被称为“五子登科”。古树群下的古老火山石古驿道，承载着和顺人祈福和追求梦想的记忆，连接着捷报桥，象征着衣锦还乡的愿景。

和顺侨乡文化丰富，是闻名遐迩的物流集散地。和顺人以大马帮为连接中、印、缅的主要交通工具，世代出国闯荡，涌现出了翡翠大王、棉纱王等一批雄商巨贾。“十人八九缅经商，握算持筹最擅长。富庶更能知礼义，南州冠冕古名乡。”李根源所作的这首小诗反映着当地的特点。和顺的居民原多为少数民族，南诏大理时期，汉族等其他民族逐步迁入，尤以明代为多。这些来自内地的居民有较高的文化，加上和顺地近缅甸，边境来往比较自由，边民常有来往，语言易通。因之，遇有军事、外交、商业等方面的公务，村民常被聘为“通事”（翻译）、向导，有的则在“缅字馆”任职；有的则往来于滇缅边境，经商开矿，做工服役；有的则在缅甸政府、机关中供职，甚至成为要员，如清代尹蓉曾被尊为缅王师，许名宽曾为缅王宰辅。明正统（1436—1449）后期到嘉靖初年的140余年间，中缅贸易繁荣，和顺人利用族人在京城为官和精通缅语的优势，开始经商。因此，和顺成了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东南亚文化的交汇、交融之地，逐渐形成了亦农亦商亦儒亦侨的混合生活方式。至今，侨居海外的和顺籍华人、华侨已超过一万人，而居住在本镇的人口仅有6000多，因此，和顺成为云南最大也是最著名的侨乡。清乾嘉之际，社会稳定，海禁未开，与国外通商多沿陆路，此时旅缅华侨亦多，也是和顺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时期。自航海开通，腾缅商情锐减。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密支那、腊戍至曼德勒的铁路相继修通，由腾冲至缅甸腹地的交通大为改善，云南烟、酒、丝、茶等畅销缅甸，缅甸的棉花、玉器、宝石也大宗采进，腾冲的纺织业也一度兴盛。其后，关防禁严，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商道一度断绝，生意萧条。和顺侨胞身在国外，心系祖国，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积极支持革命事业，慷慨捐输，多方奔走，有的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

600余年间，和顺先辈们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培育出许多泰斗名儒、富商大贾。古镇有寸、刘、李、尹、贾、张、钏、杨八姓宗祠，修建最早的是寸氏宗祠，建于清嘉庆十年(1805)，最晚的是杨氏宗祠，建于1925年。这八姓宗祠建筑风格各异，规模大小不一，反映出当时各族姓人群经济状况及社会地位。寸氏宗祠自建成后除供族人春秋祭祀，缅怀祖宗外，多年来都是作为育人教书的场所，早在晚清、民国初年即被辟为校舍，先后曾作为和顺女子学堂，两等小学堂，新中国成立后，和顺中心小学、乡教办、乡幼儿园长期在内教学、办公，为和顺的教育事业作出过贡献。明清两朝，寸家出了223个秀才文武生、4个举人，并于光绪己未年出了进士寸开泰。如今祠中左右侧悬挂寸开泰手书的“寸氏家训”。古镇村民世代有人侨居海外经商，尊崇儒学重教育的民风使其虽处极边之地，但人才辈出，有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被章太炎称为“滇南一枝笔”的李曰垓，名传滇中的教育家寸树声等知名人士，更有哲学家、革命家艾思奇等。

“在中国乡村文化界堪称第一”的和顺图书馆起源于清末的“咸新社”和1924年的“阅书报社”，在华侨和乡人的慷慨捐赠下，于1928年扩建并最终于1938年建成新馆，是中国最大的乡村图书馆之一。馆内藏书丰富，拥有藏书13万余册，分设古籍、民国、现代3个书库，其中包括古籍和珍本1万余册，众多文化名流如胡适、熊庆来、廖承志和李石曾等人的题字为其增添了独特的文化价值。

一代哲人故里，翡翠大王家乡。和顺人追求儒雅，他们不仅把追求知识、追求文化的思想代代相传，村中随处可见门楣上高悬着多年烟尘遮掩不住的“书香世荫”“诗礼传家”等匾额，宗祠里的房屋、牌匾，荷塘中的亭台轩榭无一不流溢着悠远的文化和书香，表露出他们美好的愿望。

（云南省地名档案馆供稿）

《中国古茶树生态系统》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 刘祥元）近日，由蓝增全、沈晓进、李法营主编的《中国古茶树生态系统》一书由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对分布于中国的古茶树生态系统做了系统的介绍，对了解中国古茶树生态系统分布、价值、现状，中国古茶生态文化等提供了基本的资料和参考。

该书通过野外调查、分类研究、资源普查、试验分析等理论与实践，创新提出“古茶树生态系统”的概念，阐释了中国古茶树资源的数量和分布格局，着重叙述以中国西南地区为主的典型古茶树、典型古茶树生态系统，涉及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福建、浙江等地。

全书共五章，第一章是中国古茶树资源概览，介绍了中国古茶树资源的数量和分布，云南省各州（市）的古茶树数量和面积，以及全国其他地区的古茶树资源概况；第二章是典型的古茶树，介绍了古茶树分布中心——澜沧江流域的典型古茶树，以及贵州、广西、四川、重庆的典型古茶树；第三章是古茶树生态系统，介绍了澜沧江流域野生茶树群落，国内其他地方的野生茶树群落的分布状况，展示云南和其他地方的古茶园（林、山）；第四章是中国古茶生态文化说，介绍古茶、古茶生态，对民族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名茶的发展作展示与解读；第五章是古茶树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研究，对古茶树生态系统的维护、修复、保护及可持续发展利用做展示与解读。

全书内容丰富、图表翔实准确，集中反映和代表了目前中国古茶树生态系统研究领域的科研成果和学术水平，为科研部门、林业部门等人员提供了基本资料和参考。